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

二十一

韓文公志卷第一



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贈禮

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翱撰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叡素皇任桂州長史
父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
退之昌黎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及長讀書
盡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
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
節度使治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得秘書省
校書郎為觀察推官等平公從晉喪以出四日

志一

一

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尹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
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
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
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
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叅軍入為權知
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
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
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負
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
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負外郎華州刺史奏

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誦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兵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

順他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積習以成故矣故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惟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夫兵不可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父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

居於鄆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
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
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
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
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
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
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
丞相然之公令栢耆口占爲丞相書使栢耆袖
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
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郎中歲餘佛骨自

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
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
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
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
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
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歸之入
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
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
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
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

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
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
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
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
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願遂疾馳入廷
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謁甲士羅於庭公
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
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
公共徒兒語未及大罅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

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虜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
愈將謂兒郎已不記先大史之功與忠矣若猶
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病不能遠引古事
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
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
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
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後至中書令
父子皆受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
窮富極貴榮寵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

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
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
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
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
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
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願大體不可
以棄之耳尚書又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
曰若真尔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
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
大悅曰卿直向尹如此自由是有意欲大用之

王武俊贈太師呼六史名燕趙人語也轉吏部
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
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
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
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
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
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
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誠囚送府使以尹
杖決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寧
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

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
曰公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
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
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議論多大軀
與人交終始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
者十人幼養於媪鄭氏及媪歿爲之菽服以報
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
所爲文未常倣前人之言而與之並自身元末
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
公以爲法有集四十一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

以罷每與交友言以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
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
二某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
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
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
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
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墓誌

皇甫湜撰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待
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

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乃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技經之心功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

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帟恠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粟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仕歷官二十有七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上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耻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

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
元濟反吏兵久遁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
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
潼關請先乘逆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
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州救兵十萬望
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
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
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
賊恇汗伏地乃出上元翼春秋美戚孫辰告糴
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

志一

八

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選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旱
糴獻王夏切倖臣之盛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
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即軒闢不施戟級
姻族故舊不自立者必待我而後衣食嫁娶喪
葬卒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
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自美游以詼笑嘯歌
使皆醉義志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
夫人高平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聳左拾遺
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
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
絕耶痾此四方惟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
焯役于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
且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壞一作唵其禁不時施
昌極後昆噫嘻永歸柰知心之悲

神道碑

皇甫湜撰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
於韓遂以為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
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茶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
州之武陽拓拔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

志一

九

功顯為尚書令實為安定桓公次子均龍爵官
至全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為
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為王
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
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能能然角嫂鄭氏異而
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
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士多以文遊俗遂化服
炳炳烈烈為唐之章貞元十二年用進士從軍
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
淮入官於四門博士實師之擢為御史十九年

關中旱飢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緡民徭而免田租之蔽專政者惡之斥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罷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充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諱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索罪亡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旦發留

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足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馬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審

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須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蔡衆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主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先生受辭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奏拜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滅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鰕蟹不暴民物掠賣之口

計傭免之未相計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袁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又以藝學淺深爲顧待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臙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䟽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夫虬虺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迺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天子命辭辯而悅悉其機情賊衆俱伏賊帥曰惟公拍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

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勅曰朕屈韓愈公爲尹且令無叅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嫗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二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

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齊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法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鉤而游之內外惇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得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尤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常一食不對客閨人

或罕見其面退相拍語以爲異事實嗜才拔毫
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難畏
以爲瑞人神士復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可竒卓
望門不敢造未常宿負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
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夫遺命喪葬無不如禮
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
謂吉凶一無汙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相
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業
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朝封交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

宜昌宣惠遂王秦絕韓祀蟻蝨有子絕王陽翟
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冑係雅三祖
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孰道荒物喪其明
誰懇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於
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
有醜何多靡引而志天吝其施其施垂垂厥陞
乃頽群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溢貊年千世百
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請配饗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

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以否忽泰則平日月以昏忽開則明雷霆以息忽震則驚雲霧以鬱忽廓則清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

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吾夫子之側吾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子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身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

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一

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

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

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代用其書垂于國

冑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

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

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

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

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自茲以後天

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志

五

韓文公志卷第一

韓文公志卷第二

舊唐書列傳

劉 昉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正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

志三

一

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為國子博士遷都官負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湏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為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

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潤賊狀再貶濶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以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撫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鐔凡鄙近者鐔還省父愈爲序餞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鼓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

馬仍賜金魚袋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

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
上疏諫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示宰臣將
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
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
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
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
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
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
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憲
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

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
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
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鏗惡
愈猶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狂踈且可量
移一郡乃授索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
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外而長數丈
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
判官秦濟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而祝之曰前
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
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

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
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而鱷魚睥然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麋
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外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
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
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鱷魚
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
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
毒矢與鱷魚從事矣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
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

人無鱷魚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
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
父母仍削其俗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爲國子祭
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洪正立王廷湊令
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喻以逆順詞情
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
伏言准勅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
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
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叙穆宗憐之

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洪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野及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燕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洪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

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塾孔子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謬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

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正元元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詞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眊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群而不黨誠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皇皇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

志二

六

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洪亦端士之用心也讚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朝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尾害馬敗群僻途自噬劉柳諸君

新唐書列傳

宋 祁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

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
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
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
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
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
都三歲爲直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
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
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湏役直後刺史
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
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

志二

七

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
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
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
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
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此
聞畜馬皆上槽櫪此磨者十夫之力自朝抵夕
跳躍叫呼勢不支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
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

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尔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

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翼慕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洪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贊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忤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

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尔皇甫鏘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祝之祝之

志二

九

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素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

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洪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願大體不可弃之公以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

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

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
爲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
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
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
奧衍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
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
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子孟郊張籍亦
皆自名於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

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計究儒術以興典
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
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
末流反刃以撲刻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
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
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
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以孟軻以荀况楊雄爲
未溥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
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
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
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
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
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去

潮州廟碑

文忠公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
有所為矣故申甫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
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

志二

士

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
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
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沒而
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
神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
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
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
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
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

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号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君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某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某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

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見之譬若鑿井
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
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
書其事于石因爲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
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夫孫爲織
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
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叅
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
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

志二

古

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
樂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
下大荒

韓文公志卷第三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願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寶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志三

一

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芘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尔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

千百言以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
子搜抉無隱汗音瀾卓蹕音紆奮音倫泐澄深詭然
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
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澤於道德仁義炳
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振頹風教人自
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
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此於
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
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
所墜失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

志三

二

一百六十雜詩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
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
十二摠七百一十六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
昌黎先生文集傳於代又有註論語十卷傳學
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
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文集後序

柳開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為先
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予讀先生之
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乎手始

得其十之一二者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於古矣猶有言也以過于先生况下先生之後至于今乎是謂世不知于先生者也夫子之于經書在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刪焉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修焉在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爲而然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爲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爲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矣雖孟子之爲書能尊于夫子者當在亂世也

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于先生聖人之經籍雖皆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頌規戒荅問論說淳然一歸于夫子之言而言之過于孟子揚子雲矣先生之于爲文有善者有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邪且孟子與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言于入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時皆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号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

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因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先生之心與夫子之言無有異趨者也先生之于聖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爲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謂世不知于先生也豈爲誣言也哉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 脩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

志三

四

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尔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願已亦未暇學徒時時讀念于予心

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矣孔孟煌煌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

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書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

子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書文集後

呂夏卿

戊子至京師已丑冬借韓子華家本校正乙未春得歐陽公本又校過然增損甚少疑子華本亦得於歐陽公也始予兄知舞陽縣事得朱台符家藏本於許州改誤字數十又頗增句讀朱氏所傳本蓋又然古詩次第與諸本不同王仲舒韓洪神道碑洪妻翟氏柳宗元李道古馬繼

祖樊宗師李邦張徹盧於陵李干盧渾韓爰韓滂好好女孥盧夫人墓誌皆不在集中然朱氏本亦韓集之未完者尔丙申春得趙德文錄六卷於林琪家德潮州人文公為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也文錄所載皆韓文自總七十五首其次第般亂讀或有增損異同疑德親受本於文公比他本為最可信者通解崔虞部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今皆不入正集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四篇之文疑漢所弃或墜失而未得者故不在集中而見於文錄然則

德所錄在李漢前今以德序爲首李漢序次之而存文錄篇第於集後以序然則外集所載未必皆李漢所不取者也

書文集後

蘇溥

益部所雕昌黎先生集雖傳行久矣文字脫爛實難披閱唯餘杭本稍若完正慶歷辛巳歲溥求薦王府時從兄渙以小著宰隰陵因即觀之語及古學且謂退之文自軻雄沒作者一人而已予近獲河東先生所修正本雖甚惜之於子無所隱耳比之杭蜀二本其不相類者十三四

志三

七

越明年從兄改秘書丞倅南隆復以故龍圖燁所增修本爲示又且正千餘字并獲集外三十八篇又得嘉州李推官訥傳歐尹二本重加校勘溥既拜厚賜不敢藏于家期與好古之士共之乃募工鏤板備於流行其所增修字數及加音切具諸目錄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仍以河東先生後序附于末謹迹傳授之自庶信於人尔時嘉祐六年六月旦

辯謗文

石介

介讀青州劉梁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

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
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
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
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
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
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
况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史臣謂
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
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辯其言不獨高賀也有
激於時尔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

志三

八

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鯨無德於民猶有
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
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
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
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吏部之
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
稱爲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
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
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
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

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字
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為以滕
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為黃金術滕意得之
特為首送或以為槩特當塗方故得首滕於是被
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
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道大知槩之名不虛
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得劉槩
伸之劉槩之後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
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辯謗云

論語筆解序

秘書丞許 勃

志三

九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翺曰者蓋
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習率多訛舛始愈筆
大義則示翺翺從而交相明辯非獨韓制此書
也噫魯齊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
者註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奉淵
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
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
傳故序以發之

祭文

李 翱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

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
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儂花鬪葉
顛倒相尚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
本根關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般
六經之作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
仕宦罔辭于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屏黜不改
正言亟聞正元十二兄作汴州我遊自徐始得
兄交視我無能待乎以友講道析文爲益之厚
二十九年不知其夕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
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

皆惡言凶凡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
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决裂肝骨
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
兄行下于太常聲彈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
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登百酸
攬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祭文

皇甫湜

維寶歷元年歲次乙巳三月乙巳朔十日甲寅
朝議郎前行河南府陸渾縣令皇甫湜謹以清
酌百羞之奠敬祭于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昌黎韓公先生之靈洛月清明洛鳥嚶嚶弔服
如麻哭我先生先生永行神泊冲清袂旦肩立
其樂難程亦莫得朋宜忘頑醜疇昔之夢訖宵
携手睽然之情如地之厚碩言假假黃鐘磬奏
將辭諦視玉白微瘦矐然在目既覺猶見追惟
熱中氣若饋餽於字逸一先生失不復形貽託在
子耿光揭銘皓皓之華如日天經匪以為報維
舒憤盈澆酒告柩庶幾其聽尚饗

祭文

劉禹錫

高山無窮大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

志三

二

為徒百家抗行當時勅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
為敵蓋寡貞元年中帝鼓薰琴弈弈金馬文章
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蟬革音
手持丈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
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俟碑誌隧表牋一字之價
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
我灰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夫人之學可與論道
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
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
子長在論持子舉此平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

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
會於有極服之無言岷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
鶴中夜驚畏簡書今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
生芻一束酒一盃故人故人歌此來

祭文

張籍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為大賢姿天使光
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
為古文章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爭
退其志益剛強再使平山東不言謀所臧薦待
皆寒羸但取其才良親明有孤稚婚姻有辦營

志三

三

如彼天有斗人或為信常如彼歲有春物宜得
華昌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喪朝野良共哀矧
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為衆
體久乃溢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北遊
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第不見苦
貢場觀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朋黨骨
肉無以當坐令其子拜嘗呼幼時名追招不隔
日繼踐公之堂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床搜窮
今古書事事相斟量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

為文先有草醲孰皆共觴新果及異鮭無不相
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公文為時師我
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号為韓張我官麟臺
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未秩不能力自揚特狀
為博士始獲外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官郎
是事賴拯扶如屋有桿梁去夏公請告養疾城
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黃千陂岸曲地
曠氣色清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稻
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
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偃有賈秀士來茲亦間并

移舫入南溪東西縱篙棹浪激舡舫前後飛
鷗鷺回入潭瀨下網截鯉與魴踏沙掇水蔬樹
下蒸新杭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日長柴翁携童
兒聚觀於岸旁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釣車
擲長綫有獲齊謹饗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
公為游豳詩唱詠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於
其鄉藉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
處隔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
留坐語於階楹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臨風
聽繁絃忽遽聞再更願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

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
回皇自是將重危車馬候縱橫門僕皆逆遣獨
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網及當臨終
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玕重言傲然委衾裳公此
欲為書遣約有終章令我署其末以為後事程
家人號公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
使令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閉
在莊西廂書札與時文重疊我笥盈頃息萬事
盡腸情各摧傷舊塋盟津北野定動鼓錚柳車
一出門終天無回箱籍貧每贈貲曷用中哀誠

志三

十四

衣器陳下帳醪餽奠堂隍明靈庶鑒知髣髴斯
來饗

韓文公志卷第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唐〕韓愈撰；〔宋〕文謙註；
〔宋〕王儔補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97-6

I.新… II.①韓…②文…③王… III.韓愈(768~824)
—文集—註釋 IV.I214.23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23060號

ISBN 7-5013-2397-6



9 787501 323975 >

書名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全二十一冊)
著者 〔唐〕韓愈 撰 〔宋〕文謙 註 〔宋〕王儔 補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二八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97-6/K·790

定價 九二〇〇圓

